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人或物于我们常常是遥远而又是最亲近的。譬如,你所尊敬的某位伟人,或者是与我们远离的亲人。龙年岁末,应台湾《旺报》之邀,我和报社党委副书记杨守民组团去出席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征文颁奖活动。为了工作方便,在确定出席名单时,单位特意将守民兄的党委副书记临时改为副社长。等我们真的到了台湾,才发现我们在政治上过于敏感了。在报到那天的招待晚宴上,国民党中央副主席蒋孝严先生的一段讲话——“你们的中共十八大闭幕后,我发现在新当选的二十五位政治局委员当中,有十七位我们都很熟悉,七个常委中,有六位都是我的老朋友”,很快就将开场严肃的气氛变得轻松热烈起来。

我注意到,蒋孝严先生在讲话时,始终是充满微笑的。尤其是他一开始的第一句“各位晚安”之后稍一停顿马上又补充了一声的“晚上好”,当下便把大家逗笑了。在以后的几天里,不管是在征文颁奖的仪式上,还是在媒体高峰论坛上,以及大大小小的政府宴会、民间交往的场合,大陆和台湾的人士在发言时,首先都要用“晚安,下午好”“晚安,晚上好”这种大陆和台湾经常用的两种语言方式进行问候,最初感觉有些别扭,不习惯,等到彼此特别熟悉以后,这样的问候倒成了大家互相沟通认可的桥梁。因为不论是谁,只要如此的一说,人们都会自然地绽放出爽朗的笑声。

台湾人真的爱笑。刚到台北的下午黄昏时分,闲遐无事,我和守民兄到街上闲逛。在靠近国父

## 爱上微笑的台湾

——台湾纪行之一

红孩

纪念馆的路边,我们见到一对制作上海水煎包的夫妇。他们的摊子并不大,跟北京早晨在十字路口卖烧饼夹鸡蛋的差不多。望着泛着热气的排列整齐的包子,我问男老板:台湾人也爱吃水煎包吗?男老板见有人搭话,就放下手中的活计,抬头对着我回答,还好,一下午能卖十几笼。我看了看车扶手上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五十元五个”,合人民币两块二一个,比北京街头卖的天津功夫包子高约一倍,于是,我说:您的生意不错啊!男老板听我夸奖,就面带微笑地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守民兄告诉我们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女老板一听我们是从大陆来的,马上来了精神,连忙告诉我们他们是江苏的,当年他们的父母是随老蒋到台湾的。我问:你们回过江苏老家吗?男老板笑着说,回去过,家乡好得很。守民兄又问,你们在街头做食品生意,有没有城管、市容一类的人管?男老板对大陆的城管、市容显然不大明白,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我解释道:就是你们随便摆摊儿,有人管吗?男老板这下听明白了,他冲我们笑了一下,用手指着车棚上挂着的执照说,我们不是随便摆的,有政府发的营业执照。我们定睛一看,天哪,这执

照竟然是一九九九年由台北市市长签发的!见我们一脸的惊讶与羡慕,老板娘也笑了,她一个劲儿地招呼着老板:快揭锅盖!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往南方跑,我发现广东、江西、福建、台湾等地的宴会大都以肉食为主,甚至计,抬头对着我回答,还好,一下午还有鸽子、蛇一类的东西。近些年,出于养生的要求,特别是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员,被国家林业局聘为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委员后,我在饮食上基本上以素食为主。此次去台湾的八天,除了在佛光山寺庙里吃了两顿素食外,几乎在任何一个宴会上,准备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肉食,很少看到青菜。这一下午,我难为我了。每到一地,我都会跟饭店的女领班私下说,我是素食主义者,请给我安排两个素菜,一碗米饭。结果,每个服务员都会面带微笑,一次又一次地满足我的心愿。有五六次分餐,他们也居然按肉食的数道给我也准备了十几种,让我吃了个贼饱。特别是住日月潭湖边云品饭店的那次,头天晚宴我在尽情享受了丰富的素食后,由于场面过于热闹,我把金色的保温杯落在了那里。次日清晨,我在收拾行李时才才发现。我急忙找大堂服务员,女服务员面带微笑说,您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去找,如果您急着用

热水,我们马上派人送来。大约等了十分钟,服务员微笑着告诉我,不好意思,杯子没有找到。我说,这可不好,我在台湾还要待好几天,如果没有了保温杯,吃药很不方便。服务员看我很难的样子,说地马上让昨晚做服务的人员全部赶过来,争取在我八点开饭店前找到。趁着他们找杯子的空档,我独自一人到宾馆不远处的日月潭湖边照相。等我回来时,昨晚为我们晚宴服务的服务员,穿着圣诞装面带微笑地走向我,说:对不起,是我把您的杯子保管起来,没有及时送给您。请多多包涵。说完,她从服务台上双手拿起保温杯递到我手里。那一刻,我的心里除了对台湾服务业的敬重恐怕就是长久的感动了。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在有意考察台湾服务业的服务态度,我虽然没这么想,但客观上却有了那样的效果。

到台湾的日子里,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景象,那就是到很多景区,导游并不是训练有素、装扮统一的女孩,而更多的是当地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无疑是当地的活地图、百事通,知识很丰富,几乎有问必答,而且笑容可掬,大大方方。譬如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是嘉义县快意生活村的女导游和通往



阿里山火车站的男导游,另一是新竹县内湾古镇的彭老师野姜花粽店的彭老师和镇上的村民代表杨石和。这些所谓的导游,完全是志愿者,每当有人到景区参观,他们便会主动微笑上前当一次导游。对于他们的水平,你尽可以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来形容。在彭老师的野姜花粽店,我们几十人驻足参观,里边经营着书籍、百货、藏品,外边则叫卖着刚出锅的野姜花粽。彭老师满脸真诚地一一为我们每个人送了一个粽子,看我们吃得带劲的样子,她的脸上像是乐开了花,连声说你们下次一定再来品尝。望着彭老师一家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我不禁想到我在北京郊区农家乐所见到的那些张大妈李大伯们。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同行的守民兄,他说他也有同感。看来,前人总结的话是有道理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我觉得,幸福一定是要写在脸上的。

凭海临风

## 大街上的宴席

徐祯霞



一般情况下,宴席摆在家里或者是酒店,可在商州这个地方,宴席却常常会摆在大街上,这确实是一个很奇特的习俗。

第一次见到这场景的时候,我被这热闹的场所吸引,可却不知道这是在做着什么,但好奇心驱使着我,让我放慢了赶路脚步。这是一个并不宽畅的巷子,但是巷子两边却摆满了桌椅板凳,很多人凑拥在那里,案子上放着大块的熟肉,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有的人在择菜,有的人在切胡萝卜白萝卜,有人在炸豆腐块,好一派热闹的景象。所有的人都忙碌着,兴奋着,来来去去地拿东西,取东西,切菜,炒菜,男男女女一大群。这是干什么呀?我有些纳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怎么会跑到大街上来做饭,做的这么多的饭菜又会派上什么用场?很多的疑问在我的脑子里盘旋,因为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在街上看到这个景象,而且是在一个繁华热闹的城市里。

我慢慢地走着,慢慢地地观望着,没有人留意我的存在,他们只顾忙着自己手中的活儿,我从他们一拨一拨的人身边走过,看了好大一会儿,却也没有看出个究竟,但我不愿就此离去,就停下脚步,向一个正在切菜的中年妇女问道:“大姐,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这么多的人,好热闹!”那妇女抬起头来说:“过三周年呢!”我有点明白地应着:“哦!”继而又说:“你们这三周年

还搞得挺隆重!”她笑了笑说:“我们这都这样!”在同她说话间,我看到一间房子里点着蜡烛,摆着香案,室内香烟袅袅,一派庄重与虔诚。三周年,一般来说,是活人给亡人所做的祭奠,这是商州当地的一种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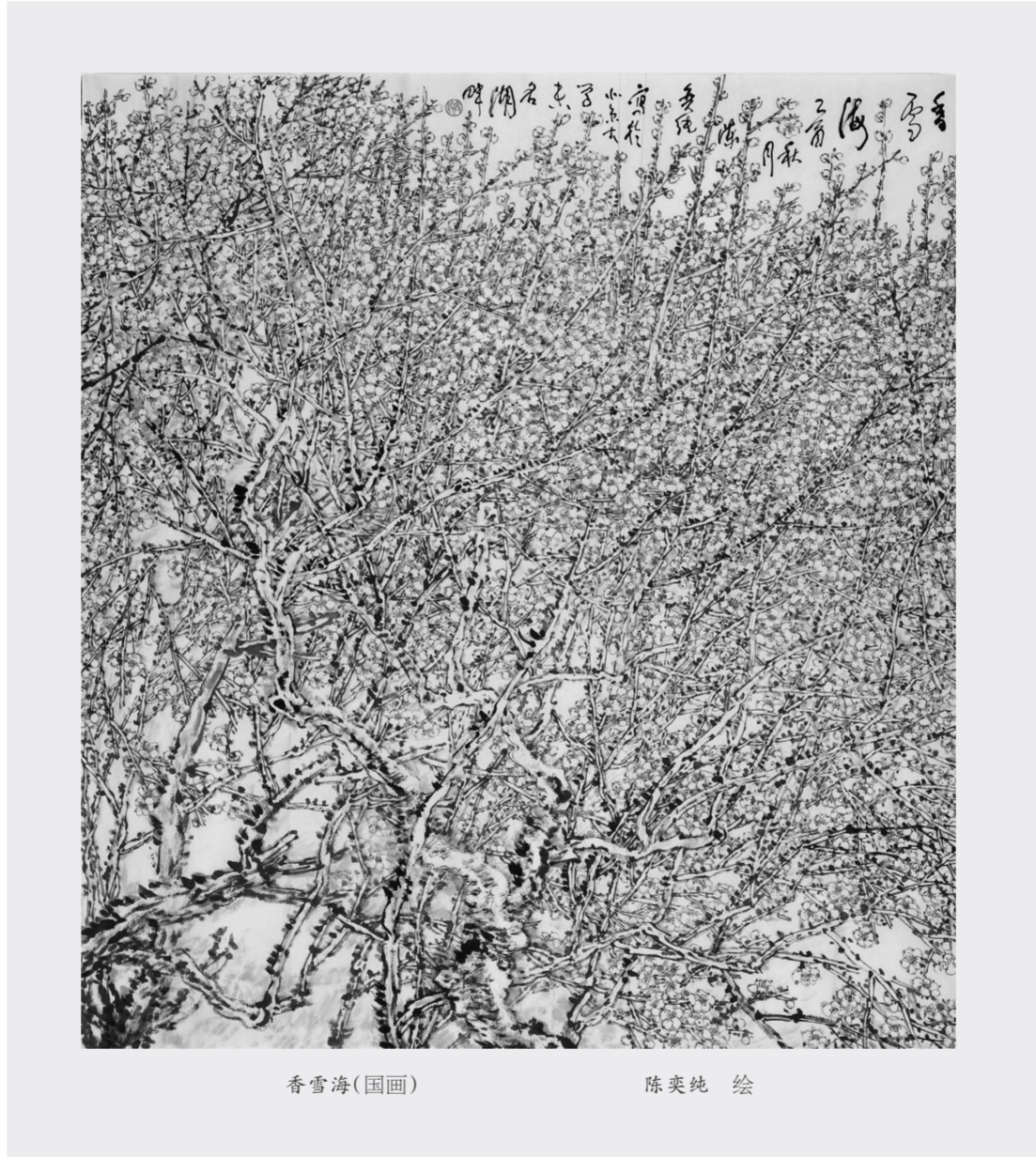
了解之后,我便走了,没想到下午再经过的时候,很多人竟然在巷子里吃起宴席来了,每个桌子中间都有一盆商州有名的烩菜,边上围着六个盘子,人们一边吃菜,一边划拳喝酒,顺着巷子边一直摆过去,一直摆到好长,这是我不曾想到的。我原以为,他们在街上做菜,是因为家里的地方窄小,做不开,故而放到街面上,没想到他们不仅在街上做,还要在街上吃,而且还会在街上搞得这么隆重,并且铺开这么大的场面,这是在我所到的地方不曾见过的。这场宴席持续了两天,一直到第三天中午,人们才收拾了桌椅板凳方宣告结束。

待得久了,方知道,这个地方不只是做三周年放在街面上,娶媳妇,嫁女儿,家里老个人,所有的红白喜事,宴席一应摆在街上,这在当地的百姓中是一种既定的习俗,在外人眼里看来,这是一种新奇,可于他们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并且在当地,有专门出租此类器具的人,桌椅板凳,大锅大盆,餐具类的,谁家要有了事,直接去租凭人的家里支取就行了,事后,若无损坏,交点租金,送回主人家就行了。

后来,每每见到街上的宴席,便知道是有人家在忙事了,见得多了,也就慢慢地接受并习惯了这种习俗。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习惯,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习俗,这或许便是人们常常说的地域文化。

冬日的下午,天气奇冷,因为与人相约,不得不走上街头。在街上,我又见到了素日里见到的宴席,这是一户结婚的人家,宴席的场面比平日里还要隆重还要大,绵延二排,有五十余米长,满桌菜肴四溢,笑语喧天。天气如此之冷,但是人们却坐在街边吃得如此高兴,如此热闹。人们个个兴高采烈,脸上闪烁着动人的笑容,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极尽人情之欢。没有店主干涉或出来搅局,吃酒的吃酒,营业的营业,互不相扰,这似乎是一件极其自然平常的事。寒冷的天气,于宴席上的人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人间的温情已经消融了冬天的寒冷,因而纵然令他们置身寒风之中,却浑然不觉。

于是,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一方习俗也造就了一方人,商州人淳朴宽厚的民俗想必也是由此而来的吧,这种街面上的宴席,于商州这座城来说是一大特色景观,我想也是商州本土文化一种体现吧!我轻轻地走过,而他们依旧在热闹着……



香雪海(国画)

陈奕纯 绘

## 在美国,看“阿甘”们奔跑

范承玲

阿甘是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那位可爱的弱智主角,他最典型的形象就是不停地跑步。最初,他就是依靠这种最原始的动作为,躲避了同学的迫害,后来,跑步成为他的习惯,成了他唯一的过人之处。在战场上,善跑的本领不只一次地救了他的命,最后,他还因为跑步成为全国的明星,他的身后总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看的这部影片,应该在十几年前,有些遥远,但我还记得阿甘长跑穿越美国的场景非常美,记得在乡野,在公路上追随阿甘跑步的浩荡人群。画面很激励人,就像看一部励志片,有一种强烈的想跟在他们后面跑的冲动。

去年的春天我去美国,有很多感慨,随处可见的跑步者,是诸多感慨中最直接最生动的,他们是现实版的阿甘。

三月的华盛顿,窗外还下着小雪,早上起来,不远处乔治敦大学教堂似建筑的屋顶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雪花,眼前的波多马克河边

不时有穿着短衣裤的人在奔跑。更多跑步的人,是在公园的步道上。在华盛顿市区的国家公园,不时有跑步的人从我身边闪过,他们身着运动衫裤、跑步鞋、帽子、水壶,装备齐全,头上除了头带,还有 iPod……跑步者中有结伴的,有手拉着刚会走路的幼童的,有幸者狗狗跑,有的则被狗牵着跑……最令我惊讶的是推着婴儿车跑步的人。在迎面跑来的人群中,我发现一辆加宽的婴儿车,这种特制的婴儿车,双人床那么宽,三个轮子,轮子很大,大概是为了减少颠簸。爸爸推着车,里面并排坐三个半岁到两岁多的孩子,妈妈牵着一只巨大的狗,一家六口在春天里奔跑,早上新鲜的太阳和着轻风拂过孩子们的面颊,坐在车里“奔跑”的孩子们睁大眼睛,看四周油汪汪的细腻绿光,小小的鼻翼忽闪着吸吮小草摩擦生出的清香。这是这座城市最美丽的一景。随行的朋友说,公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免费向公众开放,每天到这里来的有上万种人,一是各地前来参观的众多游



客,另一群人就是跑步者。从到美国的第一天起,我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想弄明白的问题:初春,天很凉,但有三成以上的美国女人都愿意光脚穿凉鞋,有四成的女人穿丝袜短袜或者光着腿穿七分裤。看着她们裸露的腿脚,我想起小时候外婆的唠叨“寒从脚下起”。她们不冷?从婴儿期就坐在车里“奔跑”,是不是一个答案?

一年之初,是盼望了太久太久的春天;一春之初,是飞舞了太冷太冷的暴风雪,是雪中怒放

了太香太香的梅花。所以我说,那闪烁在风雪中的一点点火红、一缕缕紫烟、一股股浓香,圣洁、冷艳、扑鼻,宛如一只暗夜裡翩翩起舞的火蝴蝶,宛如一位清灵的唐朝少女,宛如她就是你前世的那个红颜,那个楚楚动人的女子,痴痴傻傻地等在风雪中,一等就是几千年……这,也许就是我们所向往的爱情。

梅花太美了,因为整个四季到来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美;梅花太香了,因为所有的暴风雪覆盖了大地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原来会这么香;梅花太红了,红得发紫、发热、发电,一下,就把我们的心一个个“电”住了,魂儿全都勾了去。那么,试想一下:漫天雪花下,踏雪寻梅,不遇,不知不觉之间迷了路,徘徊里,一两朵梅花却偷偷飘落落在你的肩头,粲然而笑……

这,就是“肩上梅”的故事。恍惚之间,我纷飞的思绪突然掉进了这个故事情事里,画面唯美浪漫,音乐缓缓流淌,我成为了其中的一个男主人公,我多想让时间停顿在那一刻的那一秒!多美的一个梦啊!

一个声音在心灵里说:“世上的梦,都是上帝写给画家的一个纸条。”我暗暗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是的,我是画家,我是画梅花的一个画家,我是把千树万树的梅花画成墨色的画家,我在画梦。可,这一生,梦一样的梅花我能画个遍吗?

古往今来,梅花不仅入梦,而且入画。第一个画墨梅的,应该是北宋时期的华光法师,他画梅之绝妙,不仅仅代表了他本人,而是代表了一代宋人!元人王冕深受其影响,从此为后人留下了“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千古绝唱。清代朱万福曾称赞道:“宋人画梅,大都枯枝浅蕊。至元煮石山农(王冕)始易以繁花,千丛万簇,倍觉风神绰约,珠胎隐现,为此花别开生面。”从入画角度论,北宋华光法师云梅分十种,明代沈襄更有十二种之别,但无外乎枯荣、繁疏、官野、溪园、山篱之分;从色彩上,亦有红、粉、白梅及外黄内紫的腊梅之别。可见,和我同样做梅花之梦的,何止华光法师一人?我一直暗吟“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感觉这梅花不仅

是我的红颜,我前世的爱人,而且是另一个不屈的我。也就是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决心天下寻梅,访山野之梅,问平原之梅,拜傲雪之梅,读墙角之梅,无论怎样艰辛,无论如何遥远,也要找到哪一种梅花是我的最爱。

这些年,我到全国各地写生,曾先后踏访长江三峡、八达岭长城、黄山、泰山、五台山、井冈山、太行山、峨眉山、天山等地的各色梅花,遍览南京秦淮河、杭州西湖、广东南雄等地的大片梅林。最难忘的,是一九九〇年在山西太行山王莽岭和锡崖沟写生时,我看到崖上白梅后的那份莫大的惊喜。那些白梅繁花

怒放,犹如万斛玉珠在微风中摇曳,香近犹远,清新脱俗。我的脑海里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看见她的第一印象:“美”。后来,我时常独赏山野寒梅,尤其爱写白梅。每每凝神提笔之时,心被梅花主宰,似胸中万点花香于竹篱旁舍,笔含冰雪万朵于江畔山崖,引神思恍入山野造化,流连忘返,不知今夕何夕。顿时,天地之间生出一片扑面的梅云,遥望去,那梅花如云如雾,或繁花满树,或一枝独秀,或万里香飘,或咫尺清明,使我仿佛从静寂玄妙的佛门禅意中感悟出心灵的一片空明。

每当静夜作画时,“山野白梅”便会第一个跳进我的脑海里,乃至后来的笔法墨韵,可以涤心中尘埃,可以解冤释羶,还可以清刚之气,悟人生大道。我笔下之物,皆与梅花精神息息相通,所写白梅源于自然,直抵灵符,直抒胸臆。然而水墨几笔,写不出绚烂春色,荡不尽胸中块垒,惟放浪随性、淋漓酣畅之后,方才恍入郑板桥所描述“画到精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的佳境之中。

肩上的梅花,宣纸上的梅花,梦境里的梅花,不管她如何楚楚动人也好,惹人爱怜也罢,总会萦绕着一股股寒气。那寒气,应该有暴风雪的味道,应该有中国北方女子的泼辣劲儿,也是这个春天说出的第一句名言。于是,春花春雨,缤纷碧流,有人浅唱那首《梅花三弄》的老歌,也有人独自开始了伤春。时间就像一头老牛,怎么慢,它就怎么来去,跟掉了魂儿似的。

爱情也会变老的。当几千年后的下一个春天,我真的变老了,牙齿掉光了,拿不动画笔时,我还会不会梦见那个她呢?

心香一瓣

## 心情

李慷生

它是雪天里  
小女孩手里的小火柴  
点亮了森林里的绿  
白雪很白,森林很绿  
雪地上的梅花脚印  
是春姑娘悄悄留下

那条小路  
那头是冬天,这头是春天  
梅花鹿站在中间  
跨过去吧,跨过去吧  
时间,总要过去

如青春里流淌的小河  
满载着诗意与期望  
雪未停,鹅毛纷纷  
柴堆里的火星,也催促你  
华丽的转身,惊了火  
它打了一个喷嚏,变成了烟花  
落满梅花鹿的犄角

她骑鹿而过  
白雪很白,森林很绿  
猛打了一个喷嚏,变成了烟花

在美国,长跑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各种时尚新潮的健身方式层出不穷的今天,喜欢标新立异的美国人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很“本分”。几年前看到一个统计数据:跑步是美国参加人数最多的健身活动,有近亿人长期坚持跑步。在美国半月,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只要我站在窗前眺望,随处可见满面春风的跑步者,他们嗒嗒的脚步声与他们结实的身体一起跑过来,我在心理上总会感觉到一些逼迫,一些威胁,更生一些敬意。这些跑步者是自觉、主动、严肃而认真的。在美国,不仅阿甘能跑,喜欢跑,而是美国人都喜欢跑。美国有无数的阿甘。

我知道有些懒散的我永远也跟不上阿甘的步伐,但我理解阿甘:活着,就不能停下脚步。

其实,跑步是一个自己与自己相处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心疗的过程:时间、计划、路线、速

度,目标自己设计,像设计人生,非常个人。奔跑的过程是放下一切和自己相处的过程。跑步不仅是身体上的运动,更有点禅修的味道。跑步很像我们的人生,短跑需要爆发力和速度,彰显人的果断和坚强;长跑需要的是耐力和最后的冲刺,是坚持、执着,是不放弃、不言败。我相信美国的阿甘们正在从事这样一种枯燥、单调的身体的运动时,一定也在进行着一种哲学思考。或者,他们正是在用不停地奔跑阐述长跑这项运动本身的价值:信仰、纯洁、祈祷、奇迹、坚守。这些坚强,也是我们生命的价值。这些价值告诉我们,无论你身处何方,此时境遇如何,总是会让你感到温暖和力量。

跑步是人类最原始状态的运动,因为原始而美好,就像女人人生儿女女,因自然而伟大。让跑步成为我们的生活常态,成为我们的人生哲学。

人生走笔

朝花夕拾